

自古英雄多寂寥—— 原住民族「舊·新文學」的唯一作家 陳英雄

古より英雄は寂寥多し——原住民族「旧・新文学」唯一の作家 陳英雄
The Only Writer of the “Older’ Aboriginal New Literature”,
CHEN Ying-siong (Quwan Taqur)

文 | 黃季平 (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講師·本刊編輯委員)
圖 | 編輯室

兩階段發展的「原住民新文學」，還有過一段「舊·新文學」。更弱勢的原住民族，走在新文學步道上，比本島人還要崎嶇，陳英雄是見證。

1960年代寫作的命運

「台灣新文學」是對抗「台灣舊文學」破蛹而出的。它的性質是「寫作語言的選擇」與「對文學主體的認知」兩者同步進行。「寫作語言」是指揚棄脫離口語的文言文，改用口語的日本語、台語、中國語等3種語言。「文學主體」是指揚棄脫離現實生活的古典文學，改用批判的眼光，從現實生活取材來做藝術的經營。參與其中的作家都是「本島人」(Holo-lang與Hak-ngin)，此時的原住民尚未發展到互通聲氣、同步執筆的地步。

到1960年代，陳英雄用「國語」執筆寫作，原住民新文學終於出現，但是足足晚了30年。雖然都是用口語寫作，卻不是用批判的



《域外夢痕》是陳英雄的代表作。2003年再版，改名《旋風酋長——原住民的故事》。



陳英雄專心修改他的族語文學作品(2007年)。用國語寫作又批判現實的原住

眼光在現實生活取材。陳英雄改寫民族神話與傳說，編寫平地人與山地人之間的愛情。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的社會環境，那是「蔣總統的時代」。

民族文學，要到20年後的1980年代才如噴泉湧出，當時的社會環境是「台灣社會言論奔放的年代」。

如此看來，「原住民新文學」是經歷「舊·新文學」與「新·新文學」兩個階段。陳英雄是「舊·新文學」的唯一作家。20年來只有一位作家，應該顯示陳英雄在原住民文學史上的不可取代的地位。

陳英雄及其文學

陳英雄，排灣族名為Quwan Taqur（谷灣·打鹿勒）。1941年1月20日出生在台東縣大武鄉大竹村，是家中的第三子，今年69歲。他20-50歲（1961-1990）的30年警察生活，文學創作與職業成就，是他的榮耀，也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黃金歲月。退休後的陳英雄，生活不如意，工作非常不穩定。目前僅靠打打零工與微薄的退休金生活。

陳英雄創作的巔峰時期是在22-30歲（1962-1970）這些作品在1971年結集成冊出版《域外夢痕》一書（2003年再版，改名《旋風酋長——原住民的故事》），這是他的代表作。雖然晚年（1991年後）陳英雄兩度再提筆，寫排灣族神話改編的短篇作品〈難兄難弟〉以及長篇小說《咆哮大地》（2010年10月剛出版，改名《太陽神的子民》），並未跳脫當年的風格，也未超越當年的成就。

他的作品裡，處處可見是異國情調的風情；他提及部落名、在對話中所自然流露的專門民族語言詞彙、對祭儀與生活的細膩描述，這些都展現作者熟悉原住民。但是他卻又用平地人眼睛，呈現



2010年出版的長篇小說
《太陽神的子民》。

平地人想像的或想看的排灣族文化，讓人意識不到作者竟是如假包換的原住民。

他是1950-60年代國民黨成功培育出來忠誠的原住民警察，他有著平地人眼中所應具備的優點，卻也因此模糊掉對自己文化的認知。他的創作保留著自己的傳統文化，矛盾的是心中卻又想著「使自由中國文藝的光輝，能藉著我的禿筆，照耀到文化落後的山地裡去」。處在當時的台灣社會環境，陳英雄有這樣的觀念也就成為是很自然的現象，在同化風潮之下，他正好反映時代的精神。

「原住民新文學」裡的「舊」與「新」

現在大家都知道有拓拔斯、莫那能、夏曼·藍波安等人，認為這就是「原住民新文學」，殊不知，這種文學只是「新·新文學」。

透過文學史來瞭解陳英雄、定位他，比起直接閱讀他的作品，更能瞭解到他身為先驅的重要性。因為有他，新文學才生出「舊」與「新」兩個性質差異極大而邊界清楚的時代，所以他是「舊·新文學」時代的唯一作家。

因為唯一，使得文學史分出一個時期，單憑這一點，就足以證明他的重要。他的藝術成就遠比不上拓拔斯、莫那能等等，但是後者是一群作家風湧雲起，而陳英雄則踽踽獨行，30年內全無先行者，後無繼踵者，這個現象反映出原住民文學環境的險惡，也更襯托出陳英雄的難能可貴。◆



透過文學史來瞭解他、定位他，比起直接閱讀他的作品，更能瞭解到陳英雄身為原住民文學先驅的重要性。